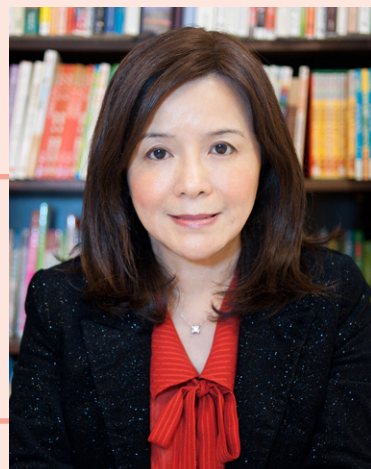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安由戲院

鄭如晴

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文學碩士。曾留德七年，於德國慕尼黑歌德學院、慕尼黑翻譯學院研修。回國後歷任《國語日報》副刊主編、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執行長、《中華文化》雙週報副總編輯等。現職專業寫作，寫作領域跨小說、散文、翻譯及兒童文學，並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講授「小說賞析與創作」、「兒童文學」。



城市 因人文軌跡而動人，從小至今，遷徙於大大小小的城鎮中，生活如棋盤，歡笑與惆悵，盡落其中。

初會臺中，是我生命中第一個重要時刻，那一年暑假我六歲，外婆安排我和兩個姊姊從高雄搭觀光列車北上，到臺中父親的家作客。父親來接我們，出了火車站，我們坐上一輛三輪車。

「中華路，安由戲院」父親對車夫說。

父親在母親過世後，就把我們交給外婆，他一直很忙碌，印象中他像客人，總是來去匆匆，未曾夜宿。

這是我第一次踏進父親的生活，在這之前，他對我而言是全然的陌生人。

不久三輪車停在一條熱鬧的馬路上，一輪橘黃的夕陽銜在西邊人家的屋頂上，照映在一座層層疊疊褐黑木造組釘而成的龐大日式建築。木質的黑金外觀在夕陽下熠熠發亮，看起來像一條閃動鱗光的青黑大鯉魚。一塊巨大的電影看板高掛在二樓的帷幕上，看板前排豎立著幾個紅色大字：安由戲院。一個簡陋的小吃攤佔據戲院騎樓下的一角飄香，依稀看見麵攤鍋鼎上斜吊的一塊小小蔗板，上面以鉛筆歪歪斜斜寫著「大麵羹」三個字，鍋前的長板凳上擠坐著幾名裸著上身的三輪車夫，正埋頭呼魯呼魯的吸著碗中發得虛胖的麵羹。

這是我對安由戲院的初次印象，揉合了對父

親和他的戲院以及他的新婚妻子的認識。父親的家在安由戲院正對面洋房的二樓，入夜的中華路熱鬧非凡，空氣中飄散著食物香味與鼎沸人聲。和父親相處的短短一周，是生命中與父親最親近的唯一時光。

時間通常以種種樣貌佔據人的記憶，以證明存在的本質。我曾經很努力的將時間加以具象，試圖從安由戲院找回時代的氛圍，印證父親靈魂上曾有的不安，和屬於那個時代的動蕩。

一年後，外婆過世，我們姊妹被送回臺中父親的家，此時父親卻因政治而遠走他鄉，安由戲院也跟著易主了。

我常坐在可以看見對街戲院的二樓窗臺上，戲院的看板時常更換，一下是電影，一下是歌舞團，不多久又變成歌仔戲，但大部分時間戲院裡炮聲隆隆，煙硝味四起，演的正是布袋戲。注視著安由戲院五顏六色經常更換的看板，我無所依靠的心靈也跟著漂蕩。

搬離安由戲院多年後，幾番遷徙，我特意回到臺中的中華路，那時父親早已過世。安由戲院已拆掉變成一個大賣場，我怔怔的站在馬路中央，試圖從賣場對街五光十色的小鋼珠柏青哥招牌中，尋找記憶裡的住家。在那聲聲的轟隆轟隆中，時間從遠方走來，父親仍在，安由戲院仍在。

END